

张贤华 著

上海滩

风

云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上海滩 风云

张贤华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滩风云/张贤华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
2014.12

ISBN 978-7-5550-0411-0

I. ①上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327 号

上海滩风云

张贤华 著

责任编辑 郑咏枫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厂 址 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 B 区 42 幢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500 千字

印 张 25.25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411-0

定 价 5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小站迷雾 /1
- 第 二 章 十里洋场惊风雷 /24
- 第 三 章 有缘千里来相会 /43
- 第 四 章 家住石库门 /55
- 第 五 章 他是谁 /75
- 第 六 章 亭子间的秘密 /93
- 第 七 章 风起民主墙 /110
- 第 八 章 客自远方来 /130
- 第 九 章 相约静安寺 /151
- 第 十 章 唱出一个春天来 /165
- 第 十 一 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/185
- 第 十 二 章 恩重如山 /199
- 第 十 三 章 家书抵万金 /210
- 第 十 四 章 遭遇战 /223
- 第 十 五 章 山雨欲来 /237
- 第 十 六 章 誓言 /252
- 第 十 七 章 月光俱乐部 /261
- 第 十 八 章 刀光剑影 /272
- 第 十 九 章 向炮口要饭吃 /286
- 第 二 十 章 第二条战线 /300
- 第 二 十 一 章 惊魂一刻 /322
- 第 二 十 二 章 风雨上海滩 /343
- 第 二 十 三 章 百乐门大舞厅 /358
- 第 二 十 四 章 黎明前的黑暗 /374
- 第 二 十 五 章 天亮了 /387

第一章

小站迷雾

这年的6月，也就是公元1946年的6月。炎炎夏日似乎来得比往年早了许多。坊间百姓掰着指头算了又算，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还没有到来，可闷热的天气却像着火似的，气温一下子往上猛蹿，闷热的天气连续好几天。碧空万里，艳阳高照，人人挥汗如雨。

这天，晌午时分，满天低垂的乌云酷似一口厚重的大铁锅，严严实实地盖在人们的头顶；一望无际空旷又萧条的平原寂静得出奇，既没有一丁点生气，也没有一丝儿的风。铁路两旁蒙着厚厚黄尘的梧桐树叶，无精打采地耷拉着，纹丝不动，只有躲在树叶下的几只知了“吱呀吱呀”地叫个不停。一时半会，暴雨下不下来，气压低得要命，加之空气异常潮湿，憋得人透不过气，像要窒息一般。都说是，这一下，老天爷真要变脸了。没错，反复无常的老天爷，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一场雷鸣挟着闪电的倾盆大雨，随时说下就铺天盖地下下来了。

好长一段日子里，这座坐落在江南一处偏远、荒凉又破落的小镇上的火车站，出乎想象地天天超负荷运转，频频出现火爆的壮观场面：站在高坡上，放眼远望，目光所及，车来车去，黑烟翻滚，笛声四起，前面的列车没有走多远，后面的列车便“呼哧，呼哧”喘着粗气，举步维艰地挤进车站来了。一方面，小站的客流量大得令人咋舌；另一方面，陈旧简陋得过于寒碜的车站，所有设备年久失修，叫车停它偏偏不停，叫车走它硬是不走，老是跟你对着干，老是跟你唱对台戏。一句话，指挥彻底失灵，近于瘫痪。说透了，也难怪，可怜兮兮的小站难堪重负，自然无法改变极端无序的混乱状态。

不过，话还要说回来，如果放在太平盛世，这种现象也许不可思议。只是，放在当今这个年头，说怪也不怪，此类情况比比皆是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更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！想想看：一晃眼，八个年头过去了，人生一世有几个八年啊！离乡背井，家破人亡，辗转流落到江南，苦苦煎熬了那么些年，谁家日子都过得无比艰辛，一点也不轻松啊。而今，虽说八年抗战胜得很惨很艰苦，付出的代价也太多太多，有人甚

至不惜用“惨不忍睹”四个字来描述它。但这一说法也不过分，更无可厚非。当然，无论怎么说，中国人民终归是打败了日本鬼子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，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。请问，人人都有七情六欲，面对此情此景，将心比心，谁人不动故乡情？哪个不是归心似箭？哪个不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故土，重拾破碎的旧时家园？古往今来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此事无论落在哪个人的头上都是一样的！

缘于此理，这座原本丝毫不起眼的、冷清落寞的南方小站，随着时局一天一个样地戏剧性变化，人气飙升，身价百倍，摇身一变，成了东南大后方通往南京、上海一带的交通枢纽，日以万计失魂落魄的返乡难民的必经之路。转眼间，鬼子投降已经大半个年头，小站外边的黄泥巴围墙上，标语醒目：“庆祝抗战胜利！”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庞大且心态复杂的难民群落，从四面八方夜以继日地汇集到小站上来。人们心里酸甜苦辣，五味杂陈。大家又是高兴又是发愁。一路走来，挤来挤去，推推搡搡，吵吵嚷嚷，有的哭来有的笑，有的怨天有的骂地，不疼不痒地骂了个够，简直把这个只有巴掌大的小站吵翻了天。

车站之内，秩序糟糕透顶的所在，当数破败不堪的月台了。这是成千上万过路乘客的必争之地。白昼也好，黑夜也行，人山人海，黑压压一大片，乘客多得吓煞人。他们中间，有推车的，有挑担的，更多是肩扛笨重行李的。豆干大的地盘，脚踩脚，人挤人，挤得连个插脚的空隙也没有。老祖宗有句话说得一针见血，叫作：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太平年月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天灾人祸、战火频仍的当今世界啊！

说来说去，这个返乡难民群体中间最是活受罪的，理所当然要算为数众多的老人、孩子，以及拖儿带女的女同胞了。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，这些可怜兮兮的、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同胞，论力气没有力气，论本事没有本事，力不从心，处处碰钉子，无奈又无助，想想都心酸，真是欲哭无泪啊。

她们中间，倘若有人稍微理智些的话，一不怨天，二不怨地，怨来怨去只怨自己生不逢时，发发牢骚骂骂娘，一屁股坐在泥巴地上，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，远远地望车兴叹也就算了。如果碰到有人不自量力，争强好胜，非要与人拼个高低不可，结果就太惨了。到头来，弄得到处碰壁，不单落得一场空喜欢，弄不好头破血流才收场，无非自作自受罢了。

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点小事肯定是难不倒他们的。年轻人血气方刚，凭借硬实力，人高马大力气足，问题也就不大了。起先，他们只是硬着头皮，一个劲地往车厢里瞎拱一气。实在拱不进去，几回回被人潮挤下来，闷罐车又没有足够大的车窗，要想爬窗子也爬不进去，纵有再大的力气也派不上用场，如何是好呢？没关系的，世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。他们早做好两手准备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丢了南方有北方，索性心一横，豁出去了，马上拿出看家本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硬碰硬地从黑压压的人群头上爬过去。一旦爬进车厢仍不知足的话，进一步还可以挑肥拣瘦，寻觅一个

既方便又通风透气的角落，慢慢扔下铺盖卷，拍拍屁股，抹掉满脑门的汗珠，眉开眼笑地安顿下来。谢天谢地，前世今生修来的好福气。经过几番苦苦拼搏，总算熬出了头，有了一个不错的落脚之处。是不是，事实证明，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当然，这里局促还是局促了些，可是，不管怎么说，毕竟解决了返乡途中的头等大事，遥不可及的归乡之路，一下子变得伸手可及，拉近了许许多多。

不妨设想一下，若干年之后，我们的后人将无法理解，这是什么样的世道，这是什么样的揪心的滋味啊！倘若光光是返乡难民潮作怪倒也罢了，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。血流成河的八年抗战虽以“惨胜”告终，可是，刚从血泊中爬起来的芸芸众生，却未能走出战争的恐怖阴影。君不见，千千万万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军队，一批紧跟一批，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。他们摆出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架势，一点道理也不讲，见车封车，见船封船，盖着关防的大封条往上面一贴，比什么都灵光。就这样，整师整军地争先恐后往灯红酒绿的沿海大都市开去，往战云密布的中原、华北和东北地区开去了。

明眼人心中有数：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、抢地盘的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，排兵布阵，一场全面内战迫在眉睫！

这还不算，顶顶可怕的，还是那些打着形形色色“接收”旗号的大小官僚，以及那些背靠大树、囤积居奇、肥得流油的官商，他们铭记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的古训，各自怀揣小九九，趁着乌烟瘴气的乱局，使出十八般武艺，绞尽脑汁要抢占先机，浑水摸鱼，狠捞几把，大发“接收财”。被老百姓讥为“劫收大员”的这帮黑心黑肝的家伙，从天上，从水上，也从陆上，一窝蜂地涌进刚换旗子的沿海大都会，明争暗夺，发疯似的抢夺敌伪财产。但凡能够抢到手的东西，见什么抢什么，绝不心慈手软。房子、车子、金子、位子、女子，妙不可言，多多益善，样样不放过，甚至沦落到不惜刀枪相向，拼个你死我活的地步。老百姓实在看不惯、气不过，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于是乎，有人编出一首顺口溜，嘲讽他们是“五子登科”，骂得入骨三分，毫不留情。可是，骂归骂，抢归抢，两码子事。那年月，无论北平、天津、武汉抑或沈阳，满街尽是南腔北调、春风得意的“劫收大员”。当然，更多绿幽幽的眼睛死命盯住的，同时也是大小官僚心目中的首选对象，当然是名满天下的南京、上海、北平那几块大大的肥肉了。

打从老祖宗开天辟地以来，滚滚红尘，人分三六九，亘古不变，沿袭至今。怪不得坊间有句牢骚怪话骂得一针见血：谁的腰杆粗，谁的牌头硬，谁的拳头狠，谁的腰包里条子美钞多，谁就是龙头老大，谁就是大娘养的。有钱有势就是爹，凡事由他说了算，连他放个屁也是香的，何必少见多怪呢！

不难想见，这些权势显赫的“头等公民”，谁也得罪不起，顺理成章地捷足先登，轻轻松松坐着飞机从天而降，这是笃定了的。

照此类推，接下来轮到“二等公民”了。他们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手中权势金钱肯定帮了大忙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也不可能差到哪里去。只要他们大气点，舍得花血本，舍得破费钱财，多方托人打通关节，出了大价钱也能弄到几张票。江上的轮船，陆地的火车，所有头等舱二等舱像是专门为他们准备好的，一点不成问题。

末尾，方才轮到可怜兮兮的三等角色，也就是那些芸芸众生、草民百姓了。他们能不能挤上少之又少的闷罐车，能不能挤上滔滔大江上的小汽船小帆船，首先，要看看他运气如何；其次，要看他功夫有没有修炼到家，临场发挥好不好；最后，要凭借自身的硬实力，也就是除了兜里有钞票打点之外，还有黄牛一般的体力。经过这样一番艰苦拼搏，也许可以挤进东去的舟车。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！阿弥陀佛，算是三生有幸，可喜可贺啊！

如果有人对这种说法心存疑惑，别着急，不妨将目光转向车站外边，顺着那条弯弯曲曲的江边小道望过去吧：七高八低、坎坎洼洼的烂泥巴路上，不分白昼与黄昏，不管天晴与落雨，无休无止地涌动着一股杂乱无章的灰色人流。那是怎样的人群啊！铁石心肠看了也会心酸，也会唏嘘不已！瞧瞧他们那副失魂落魄的可怜相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因了一路走来有一餐没一顿，风餐露宿，日夜兼行，他们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蓬头垢面，破衣烂衫，拖着比铅重的双腿，要么挑着担子，要么背着铺盖卷，要么手里拎着布包袱，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，就是倒了八辈子霉、最最不幸的三等公民了。可怜他们无钱无势，又高明不到哪里去，打破头也挤不上舟车。他们只能豁出一条小命，跋山涉水，磕磕绊绊地行走在艰难的归乡路上。舍此，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

一路上，满载士兵与弹药的十轮大卡车络绎不绝地从他们身边“轰隆隆”驶过，扬起满天黄尘沙土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战争气氛。未来充满未知数，是福是祸只能听天由命。人们脸上的笑容已成明日黄花，换来的是无穷的迷茫、愤懑与揪心的痛！

通常情况下，倘若顺风顺水的话，从此地登车前去上海，满打满算七八个钟头也就够了。问题是，当今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要命，一趟车跑下来，要碰到多少麻烦，要花费多少时间很难说，真是天晓得！

月台上乱糟糟的，到处尽是人，哭哭啼啼，吵吵嚷嚷，闹得不可开交。这些归心似箭的难民，情急之下哪里顾得了许多，个个不计后果，玩命地往车厢里拱，往往是脚没落地就被来势汹汹的人潮拱进车厢，跟着又被人潮重新拱了出去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几个胆大包天的角色什么也不靠，光靠自己的硬实力，狠了狠心，来个顺水推舟，公然在值班员眼皮底下，不要命地爬到火车顶上，死乞白赖地不肯下来。急得值班员喊破喉咙跳断脚，一点办法没有。好家伙，他们连张车票的钱也不用花，舒舒服服躺在车顶，让大家看得心里痒痒，眼红死了。指挥失灵，天下大乱。一时半会这趟列车动弹不得，瘫痪是铁定了的。

这时，偏偏后面轰隆隆地驶来一列满载士兵的军车，眼睁睁地被堵住进不了站。这还了得！军车上火速跳下两个腰佩转轮枪的军官，铁青着脸，暴跳如雷地扑向月台值班员，指着鼻子，骂骂咧咧，活像训孙子一样，不由分说地下了一道雷打不动的死命令：“他娘的，怎么还不开车？快开！快开！限定你们五分钟之内，给老子腾出月台来！”

被骂得晕头转向的车站值班员，弄得啼笑皆非，不知所措。他们早已吃足了当兵的苦头，知道这年头谁都可以得罪，唯独当兵的万万得罪不起，这帮家伙翻脸不认人，火气头上什么伤天害理的缺德事都可以干出来。别无选择，上上之策，便是闷声不响，赶紧加大力度驱赶疯狂了的难民群。这一下，着实苦了几位值班员，一个劲地吹哨子，挥旗子，跳上跳下，跑来跑去，累得像陀螺般打转。遗憾的是，他们即便哭丧着脸，喊破嗓子跳断腿，到头来仍是枉费心机，根本没人拿它当回事。秩序彻底失控，乱得一团糟！

“妈，妈！你千万不能松手啊！一定要死死拽住我，拼命往前挤，往前挤呀！”走在前头，肩背行李卷、满脸涨得通红、汗流浹背的刘小妹，一边拿出吃奶的力气往闷罐车厢里拱去，一边回头招呼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刘满嫂，“妈，用力！使劲！拽住我！拽住我！”

“来了！妈来了！”极少见过如此混乱场面、为人老实厚道的刘满嫂，被乱象搅得心慌意乱，手脚不知所措。也难怪，即便她竭尽全力也绝非年轻人的对手，几回回拼死拼活挤到车厢门前，又被汹涌而来的人流甩出老远。她心犹不甘，咬紧牙关，豁出老命继续往前拱去。

“啪！啪！”飞扬跋扈的军官被围困在人群中间脱身不了，两眼一瞪，火冒三丈，手中皮鞭雨点般落在难民头上。“混蛋！他娘的，滚开！统统滚开！”满嘴粗话臭话骂了一堆。

小小月台乌烟瘴气，乱七八糟，哭的叫的骂的，都有。问题是，几个带枪的又算什么，此时此刻纵然是阎王老子来了，又能拿大家怎么样？罚不责众，谁怕谁呀！

“啪啪！”刘满嫂无端被皮鞭重重抽打了一下，痛得双眼直冒金星，额头上的鲜血沿着脸颊流下来。她火了，摸一把脸上的血迹，狠狠盯住杀气腾腾的军官，好几回骂人的话到嘴边想想又忍住，没敢骂出口来。

这个难民群继续随着大流往前涌动，对几个军官的谩骂不理不睬。其中，有人忍无可忍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着那几个军官的臭脸，直翻白眼，大声顶撞，有些话骂得很是难听：

“土匪！一群土匪！”

“凶神恶煞，一身匪气！光会耀武扬威糟蹋老百姓，跟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两样！”

“盼中央，盼中央，盼来一群狼心狗肺的混世魔王！”

淹没在人潮中的刘满嫂母女随波逐流，拼命往里挤，只是身不由己，被众人裹挟着，时而往前涌，时而往后退。挣扎好半天，刘满嫂好不容易才挤到车厢门边，无意间发现挂在肩头的土布包袱不见了。天啦！这还了得！这下可完蛋了！这简直是五雷轰顶，把她吓掉半条命了！要知道，那个貌似不值几文钱的土布包袱里，珍藏着她们母女多年积攒下的救命钱啊！珍藏着她们母女千里迢迢返回故里的全部盘缠啊！古往今来，一文钱难倒过多少英雄好汉啊。乱世年头，钱就是命，命就是钱。这个道理谁都知道。没有盘缠寸步难行且不说，光光是母女两张嘴巴就得喝西北风去！往后的日子怎么打发，归乡之路又怎么走啊？

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把刘满嫂吓呆了眼，心都凉得透透的，两眼泪水汪汪，带着哭腔没命地大呼大叫：“包袱！包袱！小妹呀，我的包袱不见了！有哪个看见我的包袱啦？哪个看见我的包袱啦？”

“妈！妈！”刚刚跨进车厢门的刘小妹听见哭声，心里一惊，回头看去，脸色大变，顿时慌了神，大声喊道，“妈，你的包袱呢？你的包袱不见了？什么时候丢掉啦？”

“见鬼了！丢了！我也搞不懂是怎么丢掉的！”惊魂未定的刘满嫂呼天抢地，急得没命。然而急有何用？而今人慌马乱，个个自危，纵然喊破喉咙也是枉然，一波接一波的人潮继续将她往后推去，而且越推离小妹越远，越推越远了！

“妈！妈！”刘小妹被死死堵在车厢门口，进退两难，面红耳赤地干着急，“妈，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”

“死定了！我们的盘缠丢光了！全丢光了！”刘满嫂哭丧着脸，一筹莫展，绝望地叫喊着。

“妈，不要急，等一等，你等一等！我下车，马上下车！一定能够找回来！一定能够找回来！”穷途末路，别无选择，刘小妹快刀斩乱麻，咬一咬牙，马上改变主意。只是，说是这么说，要做到就不容易了。万万不要太天真，不要以为下车那么容易，往下一跳就了事？笑话！天大的笑话！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！用一句话来概括：上车难下车更难！不信的话，瞧瞧吧，像捅破了马蜂窝似的难民潮，绝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，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做主，反倒将刘小妹磕磕碰碰地往车厢深处推去，离开车门反而远了，更远了！

母女二人欲哭无泪，身陷绝境。

没想到，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，老天有眼，路遇贵人，事态难以置信地出现了拐点：刘小妹身后有人大大咧咧地猛拍她一下，跟着朝她脸上喷来一阵浓烈的酒气，粗声大嗓门地叫了一句：“小妹，莫慌！放心吧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”

刘小妹陡然一惊，没等她反应过来，眼前黑影一闪，有人纵身一跃，身手矫健地跳下了车。

刘小妹匆匆一瞥，从或隐或现的背影中看出，此人是个个头不算太高、体壮如牛的中年男子。他头戴竹笠，身着黑布对襟衫，腰缠蓝布宽腰带，一身地道的乡民装束。此人发了发狠，出手很重，用力排开众人，连连吼叫几声，一个箭步猛扑过去，张开左臂挡住人潮，再用右手拽住刘满嫂，连拖带拉地转身就往车上拱去。果然，他身手不凡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三下五除二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干净利落地硬是把刘满嫂稳稳当当推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里。

刘满嫂稀里糊涂地被他推进车厢后，一时间惊魂未定，木木地望着眼前这位仗义相助的中年男子，千恩万谢，感动得两汪眼泪哗哗直流。

中年男子并不在意，“呵呵，呵呵”笑了两声，临走时顺手塞给刘满嫂一个小布包，声音很轻地叮嘱道：“刘嫂，这点钱不多，一点小意思，你赶快收下，凑合凑合，留在回家路上救急用吧。”说罢，头也不回，眨眼工夫，身影一闪，从视线中消失，神出鬼没地不知去了何方。

“妈！妈！”刘小妹看得目瞪口呆，发疯似的猛扑过去，紧紧抱住绝处逢生的刘满嫂，忍不住一阵酸楚涌上心头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“小妹，多亏人家帮了大忙，快谢谢他呀！”刘满嫂恍然醒悟过来，大声叫道。

“是啊，他人呢？他人呢？”刘小妹东寻西觅，赞不绝口，“是，是，多亏他出手相助！他那手绝活没人挡得住，本事好得不得了！”

刘满嫂双手捧着小白包，心存感激地环顾四周，只见人头攒动，黑乎乎一大片，却不见了那个来无踪去无影的中年男子，回头想了想，跌足追悔道，“小妹，他人呢？怎么一下就不见了呢？快去找找呀！”

“可不是，他人呢？”刘小妹跟着急了。

遗憾的是，车厢内外全是人，密密麻麻，吵吵嚷嚷，乱成一锅粥。天啦，叫她往哪里去寻找这位古道热肠的大恩人啊！

“怎么回事？他人走啦？不声不响就走啦？小妹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没来得及谢谢人家啊！”刘满嫂眉头皱成一团，甚是纳闷，后悔不迭地说，“好人！他是天下难得的好人！我相信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：人在做天在看，好心终归会有好报！怪了，雁过留声人过留名，他做了好事，怎么连个姓名也没留下来？怪我！这事全怪我一时糊涂，没有多问一句！”

“是啊，都是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呀！当今世道人心不古，坏人扎堆，路见不平出手相助的好人不多见了！”刘小妹不死心，继续寻寻觅觅，始终不见踪影。她慢慢冷静下来，回头再细细一想，心头豁然一亮，似有所悟地叫了起来，“妈，不对呀，八成不是生人，回头细想想，又觉得这人很有几分眼熟更像是熟人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你觉得眼熟？”刘满嫂沉吟半晌，琢磨来琢磨去，始终没能理出个头绪，失望地

摇摇头，不疼不痒地骂了一句，“胡说八道！我看不是熟人！天下哪有这等巧事，偏偏会在这里遇到熟人？退一步说，倘若真是熟人，他更没有不露真容的道理！他凭什么遮遮掩掩，隐姓埋名，掉头就走人？怎么说也说不过去！依我看，八成是你心急走神，看花眼了！”

“不可能！妈，我可不是不懂事的三岁孩子，哪能随便就看花了眼呢？”刘小妹拧紧眉头，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判断没有走样，更非凭空臆测，因此使用不可置疑的口气把刚才的情况描述了一番，“对了，妈，我想起来了！刚才，他还叫了我一声小妹呢！你想想看吧，倘若不是熟人，怎么知道我叫小妹呢？道理上说不通呀！”

这么一句话倒是提醒了刘满嫂，回头想想也觉得不无道理，而且她猛然记起那人临走时曾经叫她一声“刘嫂”，还随手塞给她一个小布包。她定下神来，掏出布包一看，原来这是乡间通常惯用的印花土布缝成的小布帕，不禁惊讶得张大嘴巴，失声惊叫道：“小妹，对了，他还叫过我一声刘嫂呢！你看看，这是乡间常用的土布手帕，眼熟得很！快！再看看手帕里包的是个什么玩意呀！”

“妈，是钱！是钞票！厚厚一沓，怕是不少的钱，至少好几万是有的！”刘小妹接过小布帕放在手里掂了掂，沉沉地很有些分量，好生不解地说，“妈，不对头哇！的确是不少的钞票呀！你想想看，人家心地好，见我们遇到麻烦，能帮个大忙把你送上车就不错了，哪有无缘无故送钱给我们的道理？这是干吗呀！”

“钞票？平白无故送那么多钱，这就更奇怪了！真是跌一跤拣了个元宝！”刘满嫂满头雾水，瞪大眼睛发傻了，左思右想总觉得此事扑朔迷离，她摇摇头说，“怪事！怪事！天底下哪有天上白白掉下钞票来的道理！”

“是呀，我猜想八成是熟人，看来没错吧！怪不得她叫我小妹呢！静下心来多想想，越想越觉得眼熟，那人肯定不是陌路人！”刘小妹口气很肯定，坚信自己的判断是站得住脚的。

“老天有眼，但愿他是熟人，是熟人就更好！”刘满嫂想起刚才那一幕激动依然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只是，她满脸疑云并未散去，一点也笑不起来，吩咐刘小妹说，“小妹，快，看看包里还有别的什么！”停了停，轻轻叹口气，又说，“小妹，我怎么想还是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留下来？说不定包里能看出点名堂来！”

“怪就怪在这里！谜团也在这里！做了好事不愿声张，难道有他难言的隐衷？难道因为大庭广众人多眼杂，不方便跟我们套近乎多说话？”刘小妹小心翼翼地打开土布手帕，不出所料，包里除了厚厚一沓钞票之外，翻来覆去地找了半天，再也找不出别的名堂。这宗无头没尾的公案，着实把她难倒了。她失望地摇头说，“妈，就这些！除了钞票还是钞票，别的什么也没有了！”

“不要粗心大意，再看看，细心点，手帕上有姓有名吗？”刘满嫂心细，想得远比刘小妹周全，耐心点拨说，“兴许无意中会发现蛛丝马迹，谜团不就解开了？”

果不其然，刘小妹定睛再看一遍，情不自禁地失声惊叫起来：“妈，你说得对，果然有文章！手帕上虽然没留下姓和名，倒是有人在上面绣了一朵小小的花。”

“绣了一朵小小的花？”刘满嫂敏感神经被它触动一下，赶紧追问，“这朵花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难说，就像一部天书，一部叫人怎么看也看不懂的天书！光光是一朵小花，你这么想没错，你那么猜也没错，再想想什么也不是，谁也猜不透谜底究竟在哪里！”这回，着实让绝顶聪明、头脑灵光的刘小妹犯难了。她捉摸半天，迟疑不定地说，“妈，我想，兴许这是乡间女子送给他的，大概是有点纪念意义的。再不然，兴许是……”

“兴许，兴许，哪来那么多的兴许！拖泥带水，啰里啰唆！”刘满嫂和刘小妹虽说不是亲母女，脾气却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。她们两个打从娘肚子里钻出来，就是这般耿直、爽快。刘满嫂不由分说，一把抓过小手帕，颠过来倒过去地揣摩一阵，猛地一拍大腿，笑着断言，“小妹，你看出点名堂了吧？这是江南乡间手工织出来的印花土布手帕，城里从来不多见，单从这点看，可以断定，他是江南乡下人。”

“上面那朵花呢？妈，你见多识广，说说看，这是什么花呀？绣这么朵花有什么意思？”关键时刻，刘小妹对刘满嫂丰富的阅历、过人的精明，打心眼里感到钦佩，连连点头，向她求解，“不错，肯定这里面有文章，只是这篇文章太深奥我们读不懂，更不能想当然啊！”

“我懂，这叫茉莉花。”刘满嫂脑子一开窍，话就多了。她不急不忙，神态笃定，头头是道，蛮有把握地开导刘小妹说，“江南姑娘最爱茉莉花，常常摘两朵插在发髻上，大老远就能闻到她身上的清香气味，看来送他手帕的是个心灵手巧的江南乡间姑娘。”

“‘江南’‘江南’，说了半天还是那两个字。江南人多了，千千万万，随手抓来一大把，要找出这个姑娘好比大海捞针，太难了！说再多也等于白说！”刘小妹心存疑惑地给刘满嫂泼了一瓢冷水。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！我的意思是，看样子他是新州一带人。”刘满嫂循着这个思路娓娓道来，语气里透出无比自信的味道，“我敢打保票，八九不离十，他是新州一带人，而且还是跟我们打过交道的新州人。”

“新州人？又是老熟人？”刘小妹半信半疑地反问自己，“这样说，就有点谱了！”

“是不是老熟人不敢说死，”刘满嫂信心满满地说，“至少是熟人，这点不会错的。”

“妈，看来，他功夫十分了得，你越说越玄乎，他会是谁呢？”刘小妹挖空心思琢磨半天，依然云中雾里，越想越糊涂，像是一桶糨糊，只好打趣地说，“我看，我们不必瞎猜了！折腾半天，谜底还是要回到这块布手帕上，看来这朵小花学问高深，但

愿迟早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！”

“是这样！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找到这位救命大恩人。”刘满嫂一遍遍地看，一遍遍地想，脑子里乱麻一团，无奈地叹息一声，“天晓得，要等到哪个朝哪个代，才能解开这个哑谜！小妹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要好好留着它，日后慢慢地找吧，只要人有心，说不定真有找到他的那一天！”

她们谈得兴起，车站月台上陡然响起两声悠长的汽笛声，七拼八凑起来的破烂老爷车，终于“咣唧唧，咣唧唧”剧烈晃动着，缓缓离开了这个江南小站。

兴许是因了老态龙钟经不起一路风霜雨雪的折腾，兴许是因了没日没夜不堪超负荷的运行，老爷车一上路就“呼哧，呼哧”，像老牛拉破车似的喘着粗气，步履蹒跚地爬行着。八九节酷似大蒸笼的闷罐车厢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，人挤人、肩摩肩，塞得满满的，足有好几百号人马。这些风尘仆仆、疲惫不堪的乘客，清一色是急于返回长江北岸老家的难民。人多还不算什么，最叫人受不了的，也是最折磨人的，还是车厢里闷热而污浊的空气。车子外边，满天乌云低垂，沉闷的雷声挟着闪电不绝于耳。然而，老天爷铁石心肠，刻意捉弄人，光响雷不落雨。因了气压极低，加上四面不透风，大家蜷缩着身子，神情焦虑，大汗淋漓，一身衫裤湿透透，几乎能拧出大把的水来。当然，最糟蹋人的，也是最难承受的，还是满车厢的刺鼻异味，那是浓烈的汗酸、脚臭，掺杂着腐败食物怪味的混合体。不难想象，大热天，既累又饿，叠加在一起，那种活受罪的滋味难以言表，大活人也会让它活活折磨死了。话说回来，气头上，牢骚怪话在所难免。冷静下来，换个角度，心平气和地再想想，即便环境恶劣如是，这个饱受苦难的群体，有幸挤进车厢，已是人见人羡慕的幸运儿，算是很有福气了！

借助巴掌大小的车窗斜照进来的微弱亮光，依稀可见刘满嫂母女静静地蜷缩在车厢角落里。她们心潮难平，各想各的心事，久久低头无语。

时光倒过去八年，当时人届中年的刘满嫂，家破人亡，只身逃亡到江南，途中先后收养了来自两个破碎家庭的孤儿刘阿林和孤女刘小妹，从此一家三口相依为命，辗转流落到举目无亲的南方古城新州。心地善良的省立高中校长肖志明不但收留了他们，而且把两个小孩送到学校念书。皖南事变后，肖志明的女儿肖素芳和刘阿林，跟随哥哥肖文生，还有《抗敌报》记者宋抗日，奔赴延安去了。也难怪，无情岁月催人老。一晃四年，岁月在她们母女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印记，她们宛若换了两个人。若是走在熙来攘往的大街闹市，偶与故人迎面相遇，乍看一眼，谁也认不出她们，只当是素昧平生的陌路人，很难与当年落难的母女联系在一起。而今，刘满嫂人过中年，风采不再，双鬓平添几许华发，眉梢眼角烙满风霜的痕迹；刘小妹也应了那句老掉牙的旧话：女大十八变。可不是，青春伴随岁月长，年年变个样。她看似稚气犹存，却出落得越发标致越发大方，红扑扑的圆脸，小小的酒窝，丰满的胸脯，加上两条黑黑的

长辫子扎着红红的蝴蝶结，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，是个人见人爱的大姑娘了。

过了好一阵，刘满嫂捶了捶几近麻木的双腿，望着手中的小布帕，打破长时间的沉默，念念不忘地重提旧话，深深自责地说，“糊涂呀，糊涂！全怪我！怪我太粗心，少长了个心眼，怎么没有看清楚他是谁呢？”

“妈，怎么能怪你呢？要怪只能怪我啊！”刘小妹同样因为未能理出个头绪，不无遗憾地说，“不过，说句公道话，谁也不能怪！那时候，月台上乱得一团糟，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谁还顾得了那么许多！”

“也是，顾不上，连他的尊姓大名也顾不上问一声！”刘满嫂颌首称是。“不过，小妹，这钱烫手，来路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，没有弄清来路的钱，不是自己的钱，再多我们也不能要，不能要！”

“他人走了，我们不收又给谁呢？”刘小妹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犯难地反问。

刘满嫂被她这句话噎住了，颇感棘手，蹙起眉头，哑口无语。

“妈，有了！我想起来了！”刘小妹脑袋灵光，眼睛倏忽一亮，猛拍一下大腿，兴奋地大叫起来，“妈，有了！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了……”

“你想起谁呀？”刘满嫂愣住了，一时摸到不着头脑，纳闷地反问，“你怎么拐弯抹角，说上句留下句？越说让妈越糊涂了！”

刘小妹话到嘴边，回头想想，又质疑自己的想法，赶紧踩了刹车，自问自答地说，“不对呀，怎么会是他呢？不对！不可能的！”

“你究竟是说谁呀？”刘满嫂莫名其妙地望着女儿，紧追不舍，“妈人老了，记性不好，你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不要再猫捉老鼠，东藏西躲，让妈猜哑谜了！”

“妈，凭感觉，他好像是跟我们多次打过交道的新州关帝会的罗老大。”刘小妹话刚说出口，马上又颠覆了自己的想法，黯然地摇头说，“不过，换个角度想想，又觉得不大可能！也许是我瞎猜一气！当初，街坊邻里都说，罗老大护送宋姨、阿林哥和素芳姐去延安时，在太平江码头附近遭遇特务围堵，真刀真枪地干上了。末尾，罗老大寡不敌众，拉响了捆绑在腰间的炸药包……”

“你说他是关帝会的罗老大？”刘满嫂沿着刘小妹的思路想开去，觉得道理上有些说不通，把握不太大，模棱两可地回答说，“当然，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！不过，人死灯熄，灰飞烟灭，硬说是他，这话就很难站得住脚了！”

“也是，人死不能复生。”刘小妹认同地点点头，自我否定道，“兴许是我胡思乱想，想入非非了！”

“算了！算了！不要七想八想了！”刘满嫂心软，一声长叹，出于善良愿望，随即换了个语气说，“当然，耳听为虚，眼见是实，街坊传言毕竟是传言，许多事情口口相传，难免会走样会失真。所以，传言可信也不可全信，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，听听就算了。罗老大是不是‘光荣’了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把话说绝也太勉强了，我

看，还不一定呢！但愿那些都是谣言，人家还活蹦乱跳，活得好好的！”

“可惜，我们错过机会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，他人早走了，留下一大堆问号，想求证也难了。”刘小妹望着手中的手帕，欲有所思地说，“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将来会有揭开谜底的那一天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小妹，你仔细数一数帕里有多少钱。记住，一辈子记住。这些钱不是我们的，顶多算是人家借给我们救急用的。”刘满嫂毫不含糊地说，“无论时间多长，也许三年，也许五载，不论今生还是来世，哪天找到这位好心人，我们砸锅卖铁也要连本带利，一文不少，千恩万谢地把钱双手交还人家，清清白白做人，是老祖宗铁定的规矩，雷打不动！”

“知道了，做人做事都有一定之规，这是做人的底线呢！”刘小妹反复数了数手中的钞票，认认真真地说，“妈，拢共是五万三，是个整数，没有零头，好记得很，一辈子不会忘记的。我们路上省着点用，这些钱还能派上大用场，回老家的盘缠差不多够了。”

“是啊，五万三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，如果一文钱掰作两文钱用，回老家的盘缠应该不成问题了。不过，话很难说。如今谋生不易，坐吃山空，物价又没命地疯涨，早晨一根油条二十五个铜板，日头落山就涨到二十九个铜板了。今天不知明日事，钱再多也不经用，出手稍微松一松，一下子就花得精光。当然，你不用，到头来也许只是一包废纸，一文不值！”提起返乡事，刘满嫂心事重重，愁容满面，长吁短叹地诉起苦来，“看来，南京那个姓蒋的不是个好东西，难怪人人戳着脊梁骨骂他，哪天他撕破脸皮大开杀戒，真刀真枪打起来，我们能不能回老家，什么时候回老家，只有天晓得！无论如何要捂紧钱包，准备勒紧裤腰带再过几年穷日子！”

刘小妹脸色黯然，闷声不响。

这趟老爷车行驶在破损不堪的路上，活脱是一个醉鬼走路，慢吞吞，头重脚轻，东摇西晃，“咣唧唧，咣唧唧”，车轮撞击着钢轨，发出沉闷刺耳的巨响。

刘满嫂伸了伸几乎麻木了的双腿，透过狭窄的车窗往外望出去，发现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已是临近黄昏时分，情绪低落抱怨道：“真是活受罪啊！拉倒吧，这算什么火车，简直是老牛拉破车，天都黑了，还不见上海的影子，明天一早能到上海就阿弥陀佛了！”

“妈！世道如此，急也没用！耐着性子走一步看一步吧！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挤上了这趟火车，可以放下心来美美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醒来，说不定睁开双眼就看见上海了！”刘小妹为了让老妈放宽心，圆圆的脸笑得像朵沾满朝露的鲜花，故作轻松地岔开话题说，“妈，上海可是大地方呀，有人说是十里洋场，有人说是东方巴黎，还有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，更有人说是西洋景是花花世界，反正名堂多得很！有钱人夸它是天堂，穷人咒它是地狱，就那么回事。总之，它是大都市。妈，到了上海，你千

万不要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看得眼花缭乱、晕头转向，辨不清东南西北，瞎走一气，弄不好出了门回不了家，闹出笑话来！”

“你呀，说话没分寸！总是拿老妈寻开心！老妈原本就是乡下人，现在还是乡下人，管它大地方小地方，在老妈眼里一概不在乎！统统不喜欢！也看不顺眼！”其实，刘满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却被她逗得咧嘴“扑哧”一笑，狠狠瞪了她两眼，猛地想起一事，连忙切换话题说，“小妹，老妈跟你谈谈正经事，我最惦记的是小蓝。我们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很不顺畅，中间耽搁不少日子，害得小蓝天天来接站，又天天扑空回去，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来接我们？万一他有事来不了，这一下问题可就大了。十里洋场也好，花花世界也行，反正我们人生地不熟，两眼一抹黑，就像掉进了迷魂阵，上哪里去找肖校长家呀？”

“是啊，这一阵子，实在难为小蓝了！”刘小妹接过话头，信心满满地说。“不过，我相信一点，小蓝接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你尽管放心好了！我们从小在卖报队里混过多年，接下来又一起在省高念书，前后整整十个年头，他的犟脾气我摸得一清二楚，他既然亲口许了愿，天塌也会来，肯定天天会来，不见不散！”

“会来就好。”刘满嫂微微一笑，想一想，认同道，“这倒是，小蓝这孩子是在我眼皮底下看着长大的，做事实实在在，实心实意，说一不二，信得过的！”

刘小妹接嘴笑道：“妈，是这样。我在想，我们到了上海，头一桩大事，当然是先找到肖校长家，看看肖太太的病好些没有？他们两个老人肯定也是望眼欲穿，天天盼望着我们快快到上海来，偏偏好事多磨，天天不见人来，一定急坏了。接下去，我们可以在上海多歇些日子，想方设法多打听些北边的消息，多了解些老家被鬼子糟蹋成什么样子，还能不能待得下去。我粗略估算一下，如果抓得紧些，一帆风顺的话，再过一两个月兴许能回老家了！妈，那时，你肯定笑得合不拢嘴啦！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一两个月？还要在上海待一两个月？”刘满嫂一听，变了脸色，敛起笑容，断然否定，“不行！我在上海蹲不惯！不要说待一两个月，即便待上八天十天也受不了！说心里话，我恨不得长双翅膀，一口气飞回北边老家去！”

“妈，你呀，真是归心似箭啊！好好好，你有本事长双翅膀就长吧，爱飞你就飞吧！”刘小妹深谙老妈思念故土无比心切，对她来说，上海纵然千般好万般好，再好也是别人的。想到这一层，刘小妹笑嘻嘻地幽上一默，“妈，你看你，还像个孩子一样！八年抗战吃足了苦头，咬咬牙不是挺过来了？如今总算熬到了尽头，无论多几天或是少几天，一样是回老家去。你呢，反倒心急火燎，沉不住气，坐不住也等不了啦！”

“坐不住，也等不了！你说得对！唉，人就是怪！十年八年硬撑苦扛也过来了，如今越往前走离老家越近，反倒没有那份耐心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再也撑不住了！想想，真好笑呢！”刘小妹一席话勾起她满腹酸楚，言至动情处，双眼发涩，一声长